

先得从地域说起,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写,“当日地陷东南,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,有城曰阊门者,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”这里就是苏州。可以说,这代表了普罗大众对苏州最简约的想象。地域后,还有具体地名,包天笑在《钏影楼回忆录》里写了一笔,“我住在表弟吴子深的家里,在阊门内桃花坞。”可以说,人名地名皆好,如此相配,很能说明一个地方的斯文事业,若是换作《枕草子》的惯用讲法,可以归入最相配的事,至少是很有意思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来苏州,恰恰避开了苏州的核心热闹地,那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地点,沧浪亭、虎丘、拙政园都一一不见,我们直面山野。什么山?花山。从未听过。不是因为来自《山花》的缘故,可能无法注意到这样的地名。商务车穿过施工中的白马涧,花山跟着跃入眼帘,是的,这是能完整映入眼帘的山,不仅如此,甚至还空出了中国画里的大量留白,那是天空的位置。这让久居山里的我很不习惯,一座山怎么可以一眼就摄入眼底?这还能叫山么?我不是托大,也毫无冒犯的意思,从山里出来的我对看山多少有些抵触,在与大山为伴的这些年,能把帽子望落到地上的山实在太多,且它们大多没有名字,十万大山,如果都一一命名,那可能是世界上最无聊又最悲壮的事业。

自然又有话出来解释,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这解释合理亦让人无法反驳。再一想,山与水,高低深浅,乃天地所造,合理性在于自然,自然就是

整体,一味追求高大、渊广,岂不愚蠢、乏味?

这是我进入花山之前的念想,等真正迈开步子进了山,才发现,花山虽不大,但山的功能一应俱全,且纵深不小,有潭有溪,有险有峰,甚至峰回路转,迤逦曲折,林木竟也莽莽,始终覆盖。盖不住的是山寺里的遗迹,立柱俨然,仿如朝天之指。莲花峰就在后头,我随众人攀登,于巨石上眺望,孤身临风,旋即腿颤,如此心慌,再看此山,岂可复言小也?这一遭下来,我对花山刮目,出发前的目力和实际走完的脚步形成鲜明对照,不得不油然升起敬畏,花山之

为山,是货真价实的。我对书法没有研究,进得山,发现许多摩崖石刻,语意清奇,有山种、隔凡、吞石、龙颌、坠宿、出尘关等等,各有寓意。这是人的命名,落到山里,就成为山之名的一部分,两位清朝皇帝的驻蹕和龙踪自然又添了山的贵气。

花山虽然有天子的喜爱,但还有隐逸文化盘踞期间,所谓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,这是隐士的态度。《庄子·缮性》讲“古之所谓隐士者,非伏其身而弗见也,非闭其言而不出也,非藏其知而不发也,时命大谬也。”又有“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,其德隐矣。隐,故不自隐。”很难想象隐士也曾经是一种时尚。隐士自然也分多种,避世而隐,出于现实,不避而隐,关乎内心。这是我的粗浅认识,不知这是否称得上“殊途同归”?东方曼倩避世金马门,是一种隐士,还有一种,沽名钓誉,只待其名抵达庙堂,然后振臂,堂皇出山,以为仕途捷径,

故园门前卤汀河,是条古河,潺湲流淌,具钟磬丝弦之韵,清滑如江南丝绸。临水菰蒲丛生,青苇萧萧,菱荇满塘,水鸟啼啭,渔舟绕落花。

菰蒲称谓古雅,实为茭白,清秋水蔬,又名菰蒲、茭笋、高瓜。像《诗经》里的荇菜、蒹葭和葛薇,水汽氤氲,绿意葱茏,清淡宜人,散溢着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。

秋风渐起,茭白衣衫凝绿,碧青而秀颀,如水灵俊俏的村姑,丰富而又内敛,美丽而不张扬。剥去层层叶片,裸露瓷实紧密、温润如玉的身子,如待字闺中的少女,娇羞欲语。

水乡青苇般的女子均擅采菰。采菰和采菱、采茶一样,采撷浓酽乡情,散溢古典意蕴和浪漫风情。

赤足涉水,露出一截粉白小腿,河鲜泼刺,拨开剑戟般的

叶片,握住娇嫩轻滑的茭白,轻轻一掰,“咔嚓”一声,如踏雪寻梅。出水的茭白,温顺地躺在竹篮里,绿得纯粹固执,清新水灵如宋代米家山水。

挑一只轻剥,如给青衣花旦褪衣,冰肌玉骨,惹人怜爱。咬开轻嚼,绿壳白肉溢满清凉的脆甜,糅合河水清妙味的汁液,在嘴中肆无忌惮地弥漫,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

茭白洁白甘甜,鲜嫩芬芳,炒蒸炖焖烧,皆成佳肴,演绎阳春白雪的雅致,阐释下里巴人的粗犷。黄昏小院,暮色清凉,夕光濡染,秋虫呢喃。灶间新剥茭白,三两棵优雅斜躺,配上青椒和香葱,恍若齐白石的水墨小品,透露生活本意。

茭白清炒,倒入红椒、百页丝,掺入芡粉煸炒装盘。盘中菰蒲,白如瑞雪,口感酥糯香甜,佐酒下粥极为爽口。清



月光城 随笔

花山一遇

李冕

这也是一种隐法。宋何尚之写《退居赋》,以明心志,后舍弃初心,欣然出仕,为后人所讥。隐,在我看来,与此身有关,求之山野,放之陋室,以缩小活动半径为基准,是一种逐渐闭合的状态,最终不仅身体,且扩大到一语一言,使言语不泄,终抵达内省乃至至无所思的地步,这是环境与身体、精神的多重封锁或曰进化?但好玩的是,隐者往往具有盛名,这是对隐的讽喻?隐,就这样以避于传播而完成传播。因为隐,搅动了无法隐又不知何为隐的世人的关注和试探。

到花山,赶上梅雨季的尾巴,天气尚佳,没有想象中的暑热,山中更是如此,清凉宜人,溪水叮咚,喧哗被遮蔽,一行人绕着花山缓缓行,一条C字形路线。到达元代大佛前时,正是花山行的尾声,佛像静默庄严,再看山外,俗世纷扰,人的面目与古时又多了几重难言,更难得的是慢下来,做两天“隐士”,借此照见自我的诸多形貌,在自然里,人的心性行迹多么可疑可笑。

进山的一个重要作用,我以为正是这片刻的跳脱,山的遮蔽与虚怀能带来一种幻觉,天清地静,仿佛人世才刚刚开端。

陪我们上山的沈老师在山门前讲了最后一个故事,与蛇有关。有一年他在山上拓片,众人抓到一条蛇,正商量买卖,被沈老师遇见,很快放生,等他下次进山拓片时,那条蛇又出现在他身旁,故意露面,又窸窣

地穿进草丛。

这次来花山的嘉宾每人都随机赠有拓片,我回屋查看,是“出尘”二字,来自文震孟。我想到文征明,一查,果系其曾孙,天启二年的状元,苏州状元之众,声名远播。苏州是文林,《幽梦影》讲文章与锦绣,“如金陵、如武林、如姑苏,书林之所在,即机杼之所在也。”可想其文士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,筑沧浪亭的苏舜钦,写“凌波不过横塘路”的贺铸,更有三任刺史,白居易、韦应物、刘禹锡……可是吴越时,这里还出产刺客,譬如专诸、要离。尤其要离,为吴王阖闾刺杀了庆忌之后,最后仍是伏剑而亡,这一场刺杀可谓惨烈。更有孙武在此练兵,斩吴王二爱姬,“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,宜勿斩之”,可谓惶恐。这是苏州的远古血液,来得仁义血性。想起初来花山之夜,众人饮素谈文学,嘉兴的汉明老哥讲,金圣叹墓就在附近,一时众声喑哑,只听得窗外风过。

离开花山的前夜,我在房间反复观看“出尘”,手边一册《金刚经》,读到“过去心不可得,现在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”,竟恍然不知身在何处。

我能想到与苏州有关的最后一件物事,来自一部大书——《金瓶梅》,何其有幸,此书在这里刊刻,告别手抄,从而为后世流传保留了一份“以策万全”。



月光城 散文

秋风起菰蒲

宫凤华

美的滋味后是绵长回味,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灵秀温润,让人品咂出渔樵闲话、布衣往来的意味。

茭白炒精片,烧小公味道鲜美。其风味独特,深得荤素相和之妙,叫人齿颊生香,不忍卒筷。清代袁枚《随园诗话》欣载烹饪之道:“茭白炒肉、炒鸡俱可。切整段,酱、醋炙之,尤佳。”

茭白切丝沸水翻焯,捞出沥干,淋佐料清拌,一盘清淡素雅的凉拌菜即成。呷着小酒,嚼着青螺,剔着簪蟹,喁喁低语,把酒话桑麻。秋夜疏朗而静美,屋内亲情流淌,时光缓慢而悠长,想起木心的《从前慢》,想起丰子恺的“人散后,一钩新月如秋水。”

茭白炒土鸡蛋,地道的乡土菜肴。食材现取,做法简便,色调明快,意趣盎

然。吃上一口,鲜洁中裹挟着清味,确是渐近自然的至美菜肴。酒焖茭白、黄鳝茭白、虾仁茭白,更是日常小酌或聚餐时的佳饌,独领风骚,受人青睐。

菰蒲深受文人雅士的垂青。晋人张翰想起家乡的菰菜、莼羹和鲈脍而辞官回乡。汪曾祺怀想故园高邮,动情地说:“昂嗤”和茭白同烧,味道绝美。

菰蒲,莲藕的清纯,翡翠的质感,村姑的风情,点缀着恬淡的生活,灵动而妖娆。栖居小城,心怀古河和菰蒲,枕边有汨汨水声和宿鸟的啼鸣,荷风抚面,露水清凉。

菰蒲和空旷的乡愁绾结在一起,成为家园的一种标识。菰蒲的清隽和芬芳,诱惑着我的味蕾,牵动着我的乡愁,给我良多的温馨、慰藉和清欢。